

自序

当我踩着山径走进都市的街道之后，我感到了无所依附的寂寞。于是，无论太阳升起还是不升起，我总喜欢坐在窗前的阴影里追忆往事。

我追忆，于是我写作。

加缪说，人拒绝现实世界，但又不愿脱离它。事实上，人们依恋这个世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他们远非要忘记这个世界，相反，他们为不能足够地拥有这个世界而痛苦。

写作是消弥这种痛苦的最佳途径。说到底，写作就是对往昔经历的追忆，

是一种生命体验的传达。

有时候，我真希望能与这个不幸的世界相脱离。我知道，只有在进入写作状态时，我才有可能从我与世界的关系中退出，退到一座巍峨的高山之巅，如同旁观者一样冷静地审视着经历过的所有细节。

我的作品便是源于这种审视，是自我的本体与这个世界偶尔相脱离的产物。

因此，写作的时候，我总这样告诫自己：世上一切的美来自美的血液和美的头脑。我们与其去描绘陆地、天空和海洋的优美与庄严，毋宁为别人造成他们的视角，提供一条连接现实与灵魂并且汹涌着激情的通道，或贡献一种新的现实提示，让人与世界在最纯粹的意义还原其本真。那么，我们就揭示出人类生态的美的质地了。

于是，我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小说不是时间概念上的故事。更多的时候，它仅仅是从记忆中飞出的一只百灵鸟，或是晚风中一棵模模糊糊的菩提树、一个一闪而过的影子。

拉伯雷说：“要是你不让狗咬你的话，你就永远跑在狗的后边。”我说：要想保持写作的激情，就要不断发掘自己的记忆。

· 目 录 ·

自序	(1)
台风袭击荒岛	(1)
尴尬	(17)
证人	(31)
童眼	(45)
蓝色潮声	(61)
狼泪	(71)
狗急跳墙	(81)
受疏	(91)
夜雨	(105)

无法潇洒	(110)
兵说三题	(129)
名片	(142)
夜半敲门声	(147)
穿越乌龙洞	(162)
予规声声	(179)
等诗	(200)
伐檀	(213)
附录 蹲着比站着好	(256)
后记	(261)

台风袭击荒岛

我们有的不过是被我们虚度的瞬间，不过是一次消失在一道阳光之中的心烦意乱……

——艾略特

1

所以我和玲渡海来到了这座富有传奇色彩的荒岛上。玲是个年轻漂亮且温柔似水的女孩，但是玲讥讽我太浅薄，她告诉我：

一辆手推车在拥挤的街道上经过，在街上买东西的小姐太太不肯让路。推车人大叫：当心身体！无人理会。他又叫：当心碰脏衣服！只有少数女人侧身让开。他改叫：当心擦破尼龙丝袜！女

人全躲到人行道上去了。

“我就是这许多女人中的一个!”

然后玲向我献上微微一笑。

直到很久以后，我依然经常重温那方含含糊糊的天空，天空之下的一颗疙疙瘩瘩的礁石上坐着丑陋无比且骨瘦如柴的我，如花的玲在我的身旁兴味盎然地拾海螺。海螺显然像星星一样多，但我固执地说：

“小玲，你要不要笑?”

“我没把握。”

玲直起腰后这样告诉我。于是我也向玲献上微微一笑，然后我就凝视着白昼的月亮说：

某一个人到他邻居家赔礼道歉，他告诉聪明的邻居：先生，真抱歉，我家的鸡踩坏了你的庄稼。

聪明的邻居夸张地挥了挥手，他也告诉某一个人：没关系的，我家的狗已经把你的鸡吃掉了。

某一个人更遗憾地拍了拍邻居的肩膀，他生动地说：那就请你接受我真诚的歉意吧，因为我的汽车把你的狗压死了。

此刻呈现在我视野中的玲顺理成章地松开了她性感的手，所以石子一样有生命的海螺就死里逃生了。紧接着玲潇洒地指了指我然后又指了指退潮的大海，玲这个吵架似的动作所表达的含义我已经心领神会，她果然证实说：

“你讲的这则故事如同大海一样古怪，我想我就不打算笑了。”

玲的回答像一片阳光射入我的内心，使我猛地仰起了头，于是在这一顷刻，我的脸上如同呈现了一角阴沉的天空。但我们显然忽视了石。

2

六十多岁的石听完成和玲背诵台词般的对白以后，他浅浅一

笑，笑容如同秋日蝉翼般的云。这位摇小舢板渡我们过海的酒糟鼻子老头此刻以邮筒的姿态蹲在礁石旁的沙滩上，他用一截相思树的枯枝在细如粉末的沙滩上不停地画着圆圈。鲟坐在石的正面一丝不苟地创造着他自己的圆。鲟作为一个八岁的小男孩，他的

智慧和他的目光会我和玲惊讶许久。那时候，上海滩们一扭开
之下的一颗疙疙瘩瘩的礁石上坐着丑陋无比且骨瘦如柴的我，如花的玲在我的身旁兴味盎然地拾海螺。海螺显然像星星一样多，但我固执地说：

“小玲，你要不要笑？”

“我没把握。”

玲直起腰后这样告诉我。于是我也向玲献上微微一笑，然后我就凝视着白昼的月亮说：

某一个人到他邻居家赔礼道歉，他告诉聪明的邻居：先生，真抱歉，我家的鸡踩坏了你的庄稼。

聪明的邻居夸张地挥了挥手，他也告诉某一个人：没关系的，我家的狗已经把你的鸡吃掉了。

某一个人更遗憾地拍了拍邻居的肩膀，他生动地说：那就请你接受我真诚的歉意吧，因为我的汽车把你的狗压死了。

此刻呈现在我视野中的玲顺理成章地松开了她性感的手，所以石子一样有生命的海螺就死里逃生了。紧接着玲潇洒地指了指我然后又指了指退潮的大海，玲这个吵架似的动作所表达的含义我已经心领神会，她果然证实说：

“你讲的这则故事如同大海一样古怪，我想我就不打算笑了。”

玲的回答像一片阳光射入我的内心，使我猛地仰起了头，于是在这一顷刻，我的脸上如同呈现了一角阴沉的天空。但我们显然忽视了石。

2

六十多岁的石听完成和玲背诵台词般的对白以后，他浅浅一

在即将踏上沙滩时滑了一下，但是她没有让自己倒下，不久之后，她便以观音菩萨的形象端坐在石和鲟的右侧。紧接着我就听到了他们三人的声音，那声音在太阳的大写意中迸溅，仿佛快乐的大海跳动的一朵朵浪花，因此那声音在我听来就有些湿漉漉的感觉。

“你们在画什么？”

“画太阳！”

“小玲，你要不要笑？”

“我没把握。”

玲直起腰后这样告诉我。于是我也向玲献上微微一笑，然后我就凝视着白昼的月亮说：

某一个人到他邻居家赔礼道歉，他告诉聪明的邻居：先生，真抱歉，我家的鸡踩坏了你的庄稼。

聪明的邻居夸张地挥了挥手，他也告诉某一个人：没关系的，我家的狗已经把你的鸡吃掉了。

某一个人更遗憾地拍了拍邻居的肩膀，他生动地说：那就请你接受我真诚的歉意吧，因为我的汽车把你的狗压死了。

此刻呈现在我视野中的玲顺理成章地松开了她性感的手，所以石子一样有生命的海螺就死里逃生了。紧接着玲潇洒地指了指我然后又指了指退潮的大海，玲这个吵架似的动作所表达的含义我已经心领神会，她果然证实说：

“你讲的这则故事如同大海一样古怪，我想我就不打算笑了。”

玲的回答像一片阳光射入我的内心，使我猛地仰起了头，于是在这一顷刻，我的脸上如同呈现了一角阴沉的天空。但我们显然忽视了石。

2

六十多岁的石听完成和玲背诵台词般的对白以后，他浅浅一

描述，作家当即嘱咐我将其中的一个小故事记录下来交给他。于是当天晚上我便躲在房间里以《移位》为题写了这则小故事，全文如下：

我们办公室端放着三张桌子，恰好摆成“三”字，上横无疑坐的是主任，中横端坐着瘦小的巫，我显然坐的是下横。

机关工作就这么回事，大事不算多，小事不算少，你忙我也不闲，各自埋头干着。偶尔聊天，主任大人就转过肥胖的身子面对两位部下，聊几句“今天天气……哈哈”之类不咸不淡的话儿。也有成天空闲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翻翻报纸，连布告也看，或者两手支撑尖尖的下巴，看主任大人如何吐烟圈，如何抓耳挠腮，如何哗哗撕稿纸，挺不错的。后来巫调走了，接任他的人选一时没物色到，中间就空出了一个位子。这样，外室人员来办事或聊天就有了个坐的地方。那天老同学串门，碰巧我情绪不赖，于是就神吹一通失火、母鸡叼老鹰、蛇吞象的云雾之事，这些趣事如同一阵风吹入我们的内心，使我们少有的开心。第二天，主任大人对我说：你搬到第二排去坐吧。我乖乖遵命。后来主任大人就坐到我的原位办公了。我不明白主任的意思，但却懒得花心思去琢磨。在此后的时间里，我便时时感到后脑勺睁着一双雾蒙蒙的眼睛，于是我改变了抓头发的习惯，想聊天时则必须转过身去，而主任大人抓耳挠腮的小动作我自然是看不到了。

当然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日子照旧平平淡淡地过。

玲在那天晚上用小拇指敲响了我的房门。她看过小故事后莞尔一笑，她告诉我：

我们单位有两个女孩极漂亮。因为她们漂亮，所以被一家日用化工厂请去作电视广告，酬金一百元。荧屏上，一位作惊讶

状：哟，一月不见，你的皮肤变得这么细嫩，都认不出你了！另一位则作娇媚状：哇，我厂推出的最新高级美容霜——小宝增嫩粉蜜，是采用国外最新技术，选用进口香精，配以人参、当归、枸杞等十多种名贵原料精制而成，你若使用一个月，我肯定也会认不出你的！不久之后，两人同时戴着口罩进了医院皮肤科，待取下口罩，一位惊讶道：“天哪，都认不出你了！”另一位恶狠狠道：“我也认不出你了！”

玲的声音令我惭愧，于是我把故事投进了废纸篓。那天晚上，窗外偶有三两虫鸣，在残败的断垣中，弹奏出寂静。在这一刻里，尽管月亮已经长毛，可是我和玲还是义无反顾地咬开了坚硬的啤酒瓶。当浪花般的泡沫挤出瓶口时，我和玲成功地完成了去荒岛欢度星期六的伟大计划，这个计划当即使我们的呼吸变得结结巴巴。这一时刻，一种类似口哨的声音出现在我的意念之中。回想起来，我知道这本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暗示，但当时显然被我忽视了，我没有意识到那是台风的呼啸声。六个半小时之后，小渔村特有的混合气味笼罩了我和玲跃跃欲试的情绪。

4

我们以三十元钱的代价请动了石和他的小舢板。当荒岛第一次以礁石的形象清晰地呈现在我和玲的视野中时，我们产生了一种想即刻走入传说的强烈愿望，这愿望如同七月破云而出的太阳令我们躁动不安，因此没等石靠稳小舢板，我和玲就提着面包饮料跳上了湿漉漉的沙滩。尽管我有过无数次漫步沙滩的经验，可是那时候的心境静如秋水，然而此刻走在荒岛的沙滩上我仿佛走在少女光洁柔软的胴体上，一颗心和两叶肺不断地碰撞出石子落入深井的激越之声。

不久之后，我和玲匆匆踏上了荒岛蛇一样若隐若现的小路。由于窈窕的树叶不时地磨擦着我们裸露的肌肤，使这座仅有零点零四平方公里的小岛绿得有些虚空和寂静，这岛上的静就静出了些别处没有的怪异。尽管它长时间来已无人居住，可是透过那静极的氛围，我们分明听到了蛰伏其间的窸窣窸窣，这如同意念的声音此刻笼罩着我们的情绪，于是我们仿佛真切地看到无数生灵在空气中飞来掠去，它们并且以舞蹈的形象或清晰或模糊地呈现

玲的声音令我惭愧，于是我把故事投进了废纸篓。那天晚上，窗外偶有三两虫鸣，在残败的断垣中，弹奏出寂静。在这一刻里，尽管月亮已经长毛，可是我和玲还是义无反顾地咬开了坚硬的啤酒瓶。当浪花般的泡沫挤出瓶口时，我和玲成功地完成了去荒岛欢度星期六的伟大计划，这个计划当即使我们的呼吸变得结结巴巴。这一时刻，一种类似口哨的声音出现在我的意念之中。回想起来，我知道这本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暗示，但当时显然被我忽视了，我没有意识到那是台风的呼啸声。六个半小时之后，小渔村特有的混合气味笼罩了我和玲跃跃欲试的情绪。

4

我们以三十元钱的代价请动了石和他的小舢板。当荒岛第一次以礁石的形象清晰地呈现在我和玲的视野中时，我们产生了一种想即刻走入传说的强烈愿望，这愿望如同七月破云而出的太阳令我们躁动不安，因此没等石靠稳小舢板，我和玲就提着面包饮料跳上了湿漉漉的沙滩。尽管我有过无数次漫步沙滩的经验，可是那时候的心境静如秋水，然而此刻走在荒岛的沙滩上我仿佛走在少女光洁柔软的胴体上，一颗心和两叶肺不断地碰撞出石子落入深井的激越之声。

我当时的智慧还不能准确判断这位老人的年龄，但我看清了一头乱蓬蓬的白发蒿草般在风中摇曳，然后我就听到了一阵疙疙瘩瘩的呼吸声，那是肺气肿患者的呼吸声。不久之后，一个游丝般的声音传入我的耳膜，那个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地心传来，可是细一听又似乎就在耳畔。那个声音说：

在空气中飞来掠去，它们并且以舞蹈的形象或清晰或模糊地呈现

玲的声音令我惭愧，于是我把故事投进了废纸篓。那天晚上，窗外偶有三两虫鸣，在残败的断垣中，弹奏出寂静。在这一刻里，尽管月亮已经长毛，可是我和玲还是义无反顾地咬开了坚硬的啤酒瓶。当浪花般的泡沫挤出瓶口时，我和玲成功地完成了去荒岛欢度星期六的伟大计划，这个计划当即使我们的呼吸变得结结巴巴。这一时刻，一种类似口哨的声音出现在我的意念之中。回想起来，我知道这本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暗示，但当时显然被我忽视了，我没有意识到那是台风的呼啸声。六个半小时之后，小渔村特有的混合气味笼罩了我和玲跃跃欲试的情绪。

4

我们以三十元钱的代价请动了石和他的小舢板。当荒岛第一次以礁石的形象清晰地呈现在我和玲的视野中时，我们产生了一种想即刻走入传说的强烈愿望，这愿望如同七月破云而出的太阳令我们躁动不安，因此没等石靠稳小舢板，我和玲就提着面包饮料跳上了湿漉漉的沙滩。尽管我有过无数次漫步沙滩的经验，可是那时候的心境静如秋水，然而此刻走在荒岛的沙滩上我仿佛走在少女光洁柔软的胴体上，一颗心和两叶肺不断地碰撞出石子落入深井的激越之声。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它的灯光依然没有熄灭，依然恪尽职守地为人們导航。但是我记得老人在风雨声中曾提到这座灯塔，他断言荒岛那一夜发生的一切与灯塔有关，老人说这话时，我看到空中有银蛇狂舞。然而老人显然没有提及塔上的英文字母，以至使我和玲此刻空然而对它时显得有此手足失措。因此我和玲于力对它的听又似乎就在耳畔。那个声音说：

在空气中飞来掠去，它们并且以舞蹈的形象或清晰或模糊地呈现

玲的声音令我惭愧，于是我把故事投进了废纸篓。那天晚上，窗外偶有三两虫鸣，在残败的断垣中，弹奏出寂静。在这一刻里，尽管月亮已经长毛，可是我和玲还是义无反顾地咬开了坚硬的啤酒瓶。当浪花般的泡沫挤出瓶口时，我和玲成功地完成了去荒岛欢度星期六的伟大计划，这个计划当即使我们的呼吸变得结结巴巴。这一时刻，一种类似口哨的声音出现在我的意念之中。回想起来，我知道这本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暗示，但当时显然被我忽视了，我没有意识到那是台风的呼啸声。六个半小时之后，小渔村特有的混合气味笼罩了我和玲跃跃欲试的情绪。

4

我们以三十元钱的代价请动了石和他的小舢板。当荒岛第一次以礁石的形象清晰地呈现在我和玲的视野中时，我们产生了一种想即刻走入传说的强烈愿望，这愿望如同七月破云而出的太阳令我们躁动不安，因此没等石靠稳小舢板，我和玲就提着面包饮料跳上了湿漉漉的沙滩。尽管我有过无数次漫步沙滩的经验，可是那时候的心境静如秋水，然而此刻走在荒岛的沙滩上我仿佛走在少女光洁柔软的胴体上，一颗心和两叶肺不断地碰撞出石子落入深井的激越之声。

此刻的我看来异常触目惊心。于是我此刻的动作就是拽起鲟，然后以森林大火般的激情大声喊道：

“台风要来了！”

我的话音还未散尽，狂风便发出恐怖的吼声飞泻而来，它并且挟着箭簇般的雨点抽打着呻吟的荒岛，颇有放纵不羁之概和凛然不可御的冷意。一时间，天地浑沌，涛头沸荡，绿影敛起，我在空气中飞来掠去，它们并且以舞蹈的形象或清晰或模糊地呈现

玲的声音令我惭愧，于是我把故事投进了废纸篓。那天晚上，窗外偶有三两虫鸣，在残败的断垣中，弹奏出寂静。在这一刻里，尽管月亮已经长毛，可是我和玲还是义无反顾地咬开了坚硬的啤酒瓶。当浪花般的泡沫挤出瓶口时，我和玲成功地完成了去荒岛欢度星期六的伟大计划，这个计划当即使我们的呼吸变得结结巴巴。这一时刻，一种类似口哨的声音出现在我的意念之中。回想起来，我知道这本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暗示，但当时显然被我忽视了，我没有意识到那是台风的呼啸声。六个半小时之后，小渔村特有的混合气味笼罩了我和玲跃跃欲试的情绪。

4

我们以三十元钱的代价请动了石和他的小舢板。当荒岛第一次以礁石的形象清晰地呈现在我和玲的视野中时，我们产生了一种想即刻走入传说的强烈愿望，这愿望如同七月破云而出的太阳令我们躁动不安，因此没等石靠稳小舢板，我和玲就提着面包饮料跳上了湿漉漉的沙滩。尽管我有过无数次漫步沙滩的经验，可是那时候的心境静如秋水，然而此刻走在荒岛的沙滩上我仿佛走在少女光洁柔软的胴体上，一颗心和两叶肺不断地碰撞出石子落入深井的激越之声。

这个时候，台风将大海搅得浊浪排空，台风与浊浪撕扯的声音毛骨悚然，使我有一种撕心裂胆的感觉。因此我轻轻拍着玲的脊背，以此来维持内心的平静。玲在我的轻拍中却获得了些许的安全感，于是她全身开始重新散发热气。玲的体温令我感动。但是鲟的眼睛像是此刻的天空一样阴沉，不久之后他将忍耐多时的恐惧一古脑地朝我倾泻而来。这个八岁的孩子突然哇哇大哭起来，如同台风突然袭击荒岛一样令我惊慌失措。鲟的哭声持续了很长时间，他在停止哭泣的那一刻恶狠狠地伸出左手揍了我一拳，然后他告诉我：

“你是杀人犯！”

“不许胡说！”

石低沉地吼了一声，他并且歉然地抚摸了一下我蓬乱的头发，他说：“对不起！”

我当即表示没关系。那时候台风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而天已经完全黑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可怖的荒岛上过夜。难道鲟对我的诅咒会应验，我真要在这神秘的荒岛上沦为谋杀别人也谋杀自己的“杀人犯”吗？

6

现在荒岛已被浓重的黑暗所吞没，被黑暗吞没的荒岛在台风肆无忌惮的撞击下如一叶飘浮在波峰浪谷间的扁舟，我仿佛感到整座小岛都在猛烈地摇晃，而且摇摇欲碎。由于这种糟糕的感觉笼罩着我此刻的情绪，使我突然不是时候地想起了荒岛五十多年前的那一夜。那是一个杀气腾腾的夜晚，居住在荒岛上的一百七十四名男女老少在那个夜晚神秘地消失了。一九七二年编纂的《银城县志》是这样描述那个神秘之夜的：一伙海盗在一个台风之夜摸上了毫无戒备的荒岛，岛上居民全数葬身大海。这部志书

的编纂者显然忽略了那个黄昏，因为那位披蓑衣的老人是从那个飞满花蝴蝶的黄昏说起的，老人以扭曲畸形的声音极其详尽地描述了数不清的花蝴蝶在空中飞舞的千姿万态和它们的五颜六色，那时候岛上所有居民都走出了家门，他们以异常兴奋的目光欣赏着花蝴蝶飞出的种种美妙的造型，不久之后一团团一缕缕的花蝴蝶开始围绕着人群转圈子，它们并且发出一种叽叽咕咕的怪异之声。老人在向我叙述时意识到这是一个预兆，但那时候岛上居民对此无动于衷，他们在好奇心得到满足之后便陆续走进了家门，于是花蝴蝶也追随而去，它们或是扑煤油灯火而死，或是坠落火塘而死，或是撞墙而死，户户扫出一堆花蝴蝶的尸体。然而荒岛居民仿佛突然变得迟钝了，他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怪异现象竟然毫不理会，依然像往常一样准时上床做梦做爱。后来就刮起了台风，台风呜咽如花蝴蝶的哭声。老人说到这里时凶狠地谴责了英国侵略者建造的那座灯塔，他咬牙切齿地说：

“是它引来了海盗！”

老人这样说时天空划过一道明亮的闪电，接着就炸响了一个惊雷。此后老人的描述变得混乱不堪，如同一盆水泼洒在青石板上，毫无规律地四处流淌。这种东奔西突的叙述听来十分吃力，但是我从中意外地获得了众多的细节。最令人振奋的是老人提到了一位年轻人，那年轻人从花蝴蝶的集体自杀中看到了灾难的临近，于是他在劝说村民失败之后独自一人躲进了三角梅丛中，因此他成了一百七十四人中唯一的幸存者。然而当我打听幸存者的下落时，老人用哀怨的声音告诉我：“不知道。”

我当即询问老人的姓名。但是老人旋即冲进了密匝匝的雨帘。现在我再度回想起那一幕，我认定老人就是幸存者。这种认定使我感到难以名状的悲哀，正如鲟认定我是杀人犯一样。

此刻荒岛似乎摇晃得越发厉害了，我的心中如同有无数只猫爪在残酷地抓着挠着，使我晕眩得想呕吐。就在这时，八岁的鲟

突然用狂风吹断枯枝的声音叫了起来：

“爷爷，我饿！我饿！”

鲟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个碎裂的声音，他的声音如一杯水倒进我们的喉管，使我们的肚子响起了鸽子的叫声。于是我们意识到已有两餐滴水未进了。这时候，我在猖狂的风声里嗅到了一股面包的香甜味，那是因为我想起了带进岛的面包饮料的缘故，我并且成功地回忆起了它们窝藏的准确位置，那是台风无法深入的礁石丛中，那片礁石显然就在附近。

“我去拿面包饮料。”

尽管我说得轻松和胸有成竹，可是六只手突然藤蔓般牵扯着我的手和脚，石以老渔民的身份警告我不敢小瞧了风魔，他在列数了一串典型事例之后告诉我：

“台风会把你吹进海里去！”

石的话使鲟再度大哭起来，这个八岁的男孩攥紧我的手哽咽着说：

“叔叔，我不饿了！”

“好孩子不说谎话，叔叔也饿哩。”

然后我告诉他们我将爬着去取食物，所以说：“你们尽管放心。”

这时候台风似乎更来劲地抖起了威风，它蓬蓬吹来显到壮厉，玲因此担心我会有去无回，她喃喃道：“我害怕！”

我微微一笑之后提起了打靶的事。因为那是我和玲第一次玩枪，所以我显得跳蚤一样惊慌。但是玲却如雕像一样冷静，无论是立姿打手枪还是卧姿打冲锋枪，她的神情和她的射击成绩一样令我望尘莫及，直到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她打冲锋枪时两脚悠然翘起的生动细节，正是这个细节鼓起了我扣下扳机的勇气。我说：“我要学习你的勇敢！”

玲思索片刻后表示支持我的勇敢，但她提醒我“要小心”。